故宮週刊

培基

件編輯成書第一二卷已付印每冊二卷售洋六角
一冊價壹元二角　眉山蘇氏三世遺翰一冊價壹元五角
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林清教案（續）

（二十二）軍機處會同刑部奏訊問曹福昌等由摺（嘉慶十八年十月十八日—見林案供詞檔原件藏大高殿）

臣董誥等謹奏、臣等遵旨將曹福昌一犯、提至當堂、訊據供認伊由王提督家人王五引拜林清為師、入龍華會、王五曾說伊父曹倫、亦經入教、並與林清等曾結拜弟兄、及劉四給伊白布、教給暗號等情屬實、臣等隨提出現在監禁應行正法、及發遣人犯、令曹福昌逐一識認、據該犯指稱董幗太、賀起雲、曾在林清家見過、劉福受、（即係劉三）曾到過伊家、張泳貴（即伊所供、跟李五的二禿子）劉泳和、係劉四之子、亦曾在劉四家見過、其餘俱不認識、訊之董幗太、賀起雲、劉福受、劉泳和、亦各供認與曹福昌見過、而張泳貴則稱並未識面、臣等復將已正法之各逆犯姓名、指出問訊並未獲人犯內、該犯認識何人、令其一一供吐、據稱當海戶的季得全、在騾馬市拉縴的宋三（即宋景隴）跟王提督的家人王五均係我父親把子弟兄、我都認識、此外劉四常與我家來往、季得全的本家哥哥季得勇、曾到過我家、尚有爽大爺、渾河南的李五、桑垡村的李老太爺、同他的兒子、並林清的女人姊姊、俱曾在林清家見過認識、我又聽得說賀老八、賀四、張四鬍子、並劉四的三個兒子、俱係林清同黨、鬬雞坑有三家、一家姓李、一家姓高、一家不記姓名、南小街北小街也有二家、俱係他們一教、這些人我都未見過、記不清姓名等語、臣等當提董幗太、將曹福昌所供人犯、向其逐加詳訊、據供曹福昌所供爽大爺（即陳爽）李五（即李得）桑垡村只有陳老太爺（即陳老）他兒子是陳文魁、並無李姓老太爺、想是他記錯的、賀老八（即賀文升）賀四、（即賀起瑞）張四鬍子（即固安張添升）也是我們會裏人、劉四（即劉呈祥）他三個兒子劉泳平、劉泳德均係跟劉四進城的、劉三（即劉泳和）至鬬雞坑三家、一係閻正直、一係高林氏（即林趙氏）出嫁女均已入教、一係開舖任大（即高林氏男人的舅舅）是否入教、伊不知道、此外並未聞有李姓亦不知南小街北小街入教的人、提訊高林氏於伊夫舅任大曾否入教之處、亦不能指實、查該犯供出認識各犯內董幗太張泳貴二名、業經臣等先後奏明、扣留待質、惟賀起雲劉福受二犯、係奏明本日應行凌遲之犯、應請將該二犯暫行扣留質訊、除曹福昌供出未獲各犯、臣等行文各衙門、一體嚴緝歸案審辦、並向該犯嚴究確情外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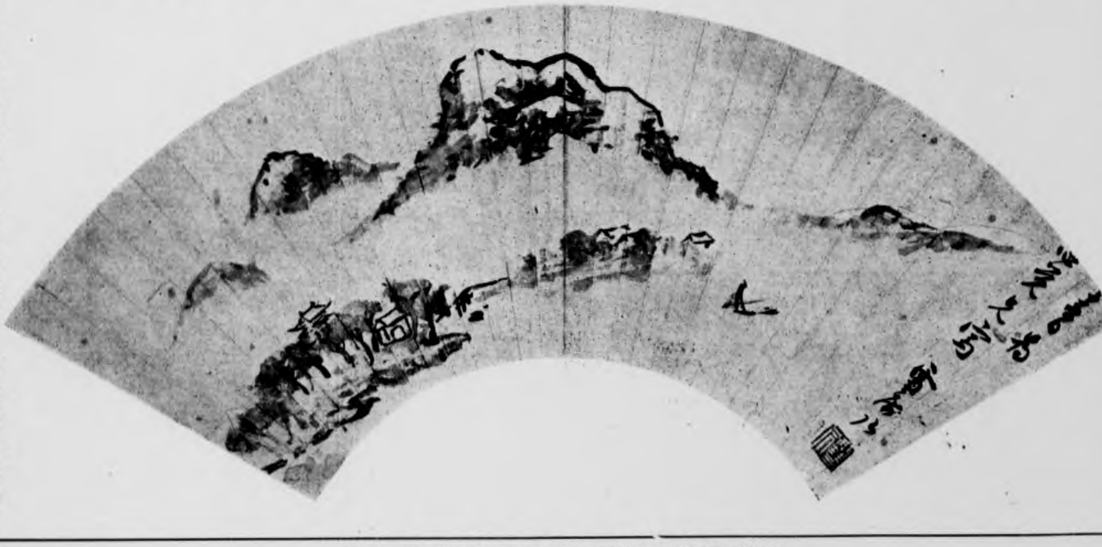
（接第二版）

陳堯叟像

（南薰殿歷代聖賢名人像之一）

明孫克宏山水扇

（小傳詳見本刊第八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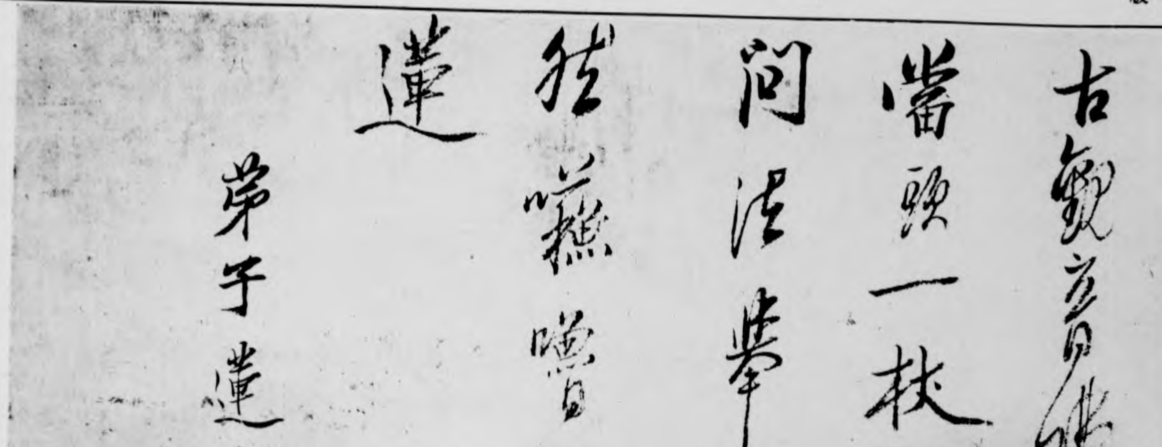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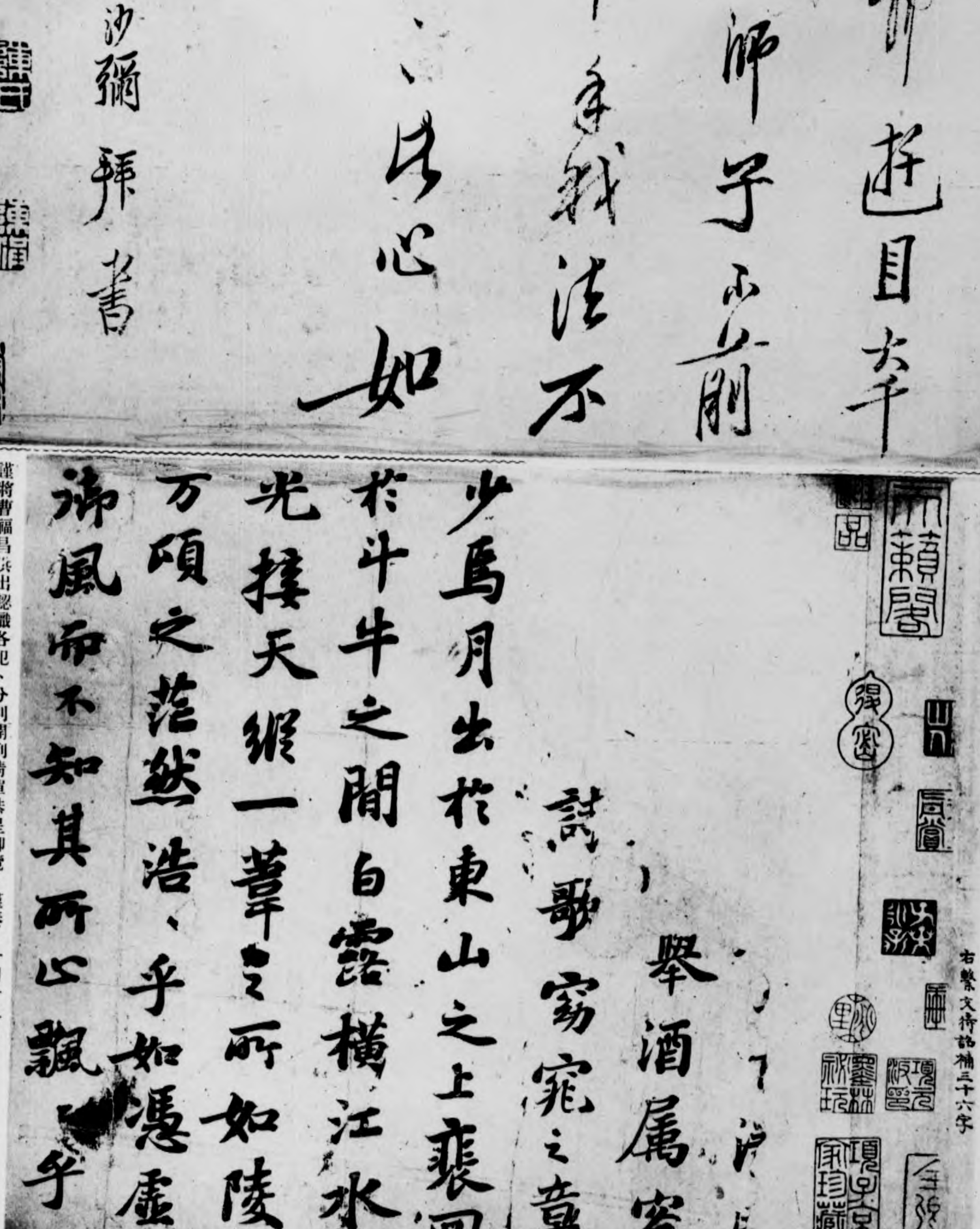
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出版

清道光朝外交史料出版

明陳洪綬雜畫册之二（古觀音像題款）（小傳詳見本刊第三期）



宋蘇軾書前赤壁賦長卷之二（小傳詳見本刊第八期）



謹將曹福昌供出認識各犯、分別開列清單恭呈御覽、謹奏、十月十八日、

（二十三）軍機處奏董幗泰已留質、其李代榮一犯無庸留質等由片（嘉慶十八年十月十八日—見林案供詞檔原件藏大高殿）

查董伯旺（即董博望）一犯、係董幗太同堂伯叔、平素認識、昨已請將董幗太一犯、暫留備質、所有認識董伯旺之李三（即李代榮）無庸留質、臣等擬寫諭旨內仍將李三

（接第三版）

（卽李代榮）一犯、一併歸入本日辦理、謹奏、十月十八日、

高成供詞

高成供、我是羊修店人、年六十歲、父母俱故、並無弟兄、妻郭氏、也無子女、去年八月間入的會、拜李老爲師、教我念「眞空家鄉無生父母」八字、於九月十三日我到李老家、李老向我說十五日有宋家莊的林淸要造反、叫我預備白布纏腰包頭、帶著刀子、到東華門會齊鬧事、我因害怕、並未敢來、後來我逃到香河、傭了幾日工、於初四日又回到橋上、卽被官人拏獲的、是實、十月十八日、

清郎世寧百駿圖卷之六

（小傳詳見本刊第三期）

祝林又供詞

祝林又供、我兄弟劉第五、（也叫劉五）本姓祝、祖籍關東、出繼與劉姓爲嗣、原住宛平縣大營地方、後來移居羊修店、並非山東夏津縣人、他除種自己地內莊稼之外、就在馬駒橋靑雲店一帶飯鋪裏做夥計、從未聽見在永定門外做過工、他入榮華會係李幗有點傳、並不是孫三黑勸令入教的、至孫三黑、又是何人、我不知道、是實、十月十八日、

（未完）

繪事雜錄（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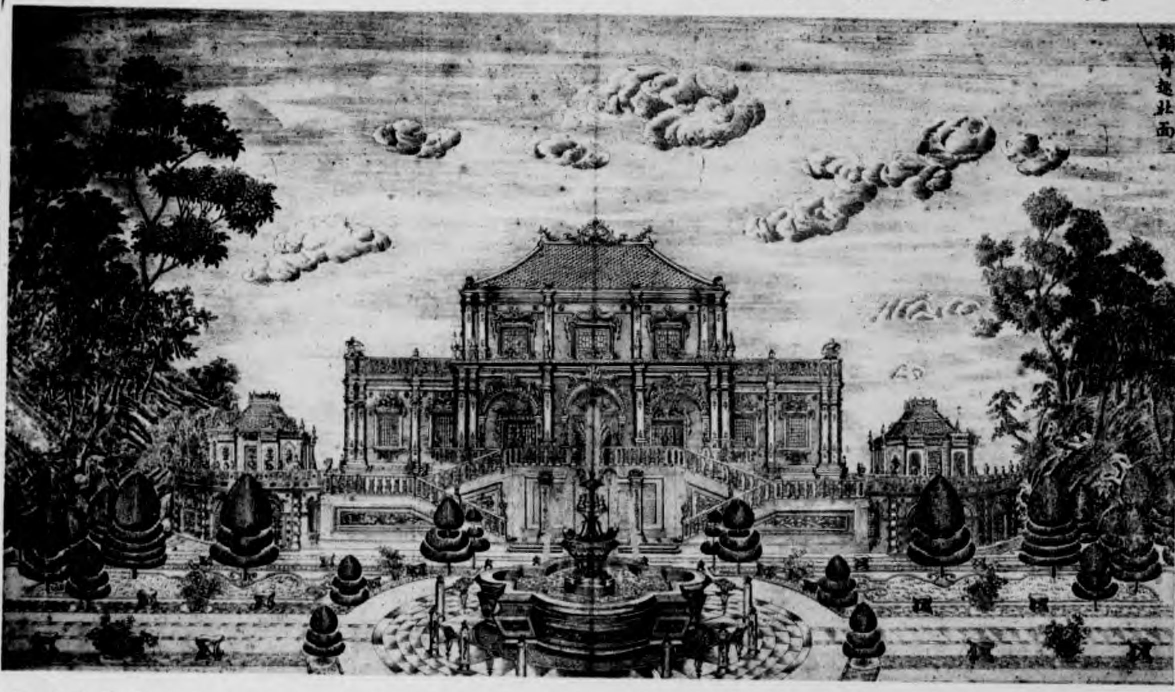
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（續）

辛澄　不知何許人、建中元年、大聖慈寺南畔、創立僧伽和尙堂、請澄畫焉、纔欲援筆有一胡人云、僕有泗州眞本、一見甚奇、遂依樣描寫、及諸變相未畢、蜀城士女、瞻仰儀容者側足、將香燈供養者如驅、今已重裝損矣、昔賢閣下五如來同坐一蓮花、及鄰壁小佛九身閣內如意輪菩薩、並澄之筆見存、

李洪度　蜀人也、元和中府主相國武公元衡、請于大聖慈寺東廊下維摩詰堂內、畫帝釋梵王兩堵、笙竽鼓吹、天人姿態、筆蹤妍麗、時之妙手、莫能偕焉、會昌前諸寺圖畫、亦多除毀、後餘此一處、

左全　蜀人、世傳圖畫跡本名家、寶曆年中、聲馳闕下、於大聖慈寺中殿畫維摩變相師子圖、國王菩薩變相三學院、門上三乘、漸次脩行、變相降魔、變相文殊、閣東畔水月觀音十手眼大悲變相、極樂院門兩金剛、西廊下金剛經驗及金光明經變相、前寺南廊下行道二十八祖、北廊下行道羅漢六十餘軀、多寶塔下、傚長安景公寺吳道玄地獄變相、當時吳生畫此地獄相、都人咸觀、懼罪脩善、兩市屠沽、（接四版）

長春園諧奇趣水法圖之二（北面）



經月不售、王蜀時、令雜手重裝已損、惟存大體也、大中初又于聖壽寺大殿、畫維摩詰變相一堵、樓閣樹石、花雀人物、冠冕蕃漢異服、皆得其妙、

張南本　不知何許人也、中和年、寓止蜀城、工畫佛像人物龍王神鬼、有金谷園圖、勘書圖、詩會圖、白居易叩齒圖、高麗王行香圖、今聖壽寺中、門賓頭盧變相、東廊下靈山佛會、大聖慈寺、華嚴閣下東畔、大悲變相竹溪院、六祖興善院、大悲菩薩八明王孔雀王變相、並南本筆、相傳南本于金華寺大殿畫明王八軀、有一老僧入寺蹶仆于門下、初不知是畫、但見大殿遭火所焚、其時孫位畫水、南本畫火、代無及者、世之水火皆無定質、惟此二公之畫、冠絕古今、僖宗駕回之後、府主陳太師於寶曆寺置水陸院、請南本畫天神地祇三官、五帝雷公電母、岳瀆神仙、自古帝王蜀中諸廟、一百二十餘幀、千怪萬異、神鬼龍獸、魍魎魑魅、錯雜其間、時稱大手筆也、至孟蜀時、被人摸搨、竊換眞本、鬻與荊湖人去、今所存僞本耳、（僞本淳化年、遭賊搓劫、已皆散失）

（全段未完）

銅胎珐瑯出戟花觚

原藏端凝殿、高六寸三分、口徑三寸四分、足徑二寸四分、底鏤乾隆年製款、

孤本名劇

鼎峙春秋（續）

第一百十齣　怒斬于吉（續）

說龍且監禁起來、阿呀呀、我想這位神仙、普施符水、救人萬病、無不靈驗、就是我們的家堂菩薩了、如何把他變澶起來、不免請他出來、去了枷杻、供獻些茶水、少盡我心、有何不可、于神仙有請、（末扮于吉從上場門上唱）

【端正好】活人心宜仙分、參透了藻笈瓊文、把靈符妙篆扶危困、又誰知、劫數當頭近、（禁子磕頭白）神仙在上、弟子參見、來來來去了此道請坐了、（作去枷杻中場設椅于吉坐科禁子白）待弟子取茶來、（從上場門下于吉白）遙見仙人彩雲裏、手把芙蓉朝玉京、光期汗漫九垓上、願接盧敖遊太清、貧道乃瑯琊宮道士、姓于名吉、順帝時、入山採藥、得神書於曲陽泉上、號曰「太平青領道」九百餘卷、皆治人疾病方術、貧道得之、惟代天宣化、普救羣生、往來吳會之間、已有年矣、不料吳侯道吾煽惑人心、必欲加害、我名列丹台將歸紫府、借此兵解、以銷公案、未爲不可、只是孫郎、亦陽壽將終、貧道還當幻化、催促一番、正是、悶來嘗脈天底小、高嘯一聲風滿山、（禁子端茶從上場門上白）神仙爺請茶、（扮二將官佩刀從上場門上白）道高龍虎伏、德重鬼神欽、（作喚科白）禁子、（禁子應作開監門二將官作進科白）于神仙在那里、（禁子白）敢是請他出去、主公要陪罪麼、（作指于吉科白）這不是、（二將白）于先生受驚了、（于吉白）好說、（二將白）我們奉主公之命、方今天旱、令你祈雨、以贖前愆、快隨我們出去、（于吉白）列位就是、我沐浴更衣、自縛于烈日之中、求三尺甘霖、以救萬民、也是分所當然、但終不免一死耳、（二將禁子白）若有靈驗、主公必然敬服、（于吉白）氣數至此、安能挽回也、（二將官作扶于吉出監門科禁子作關門從上場門下吉姓內應白）我們看熱鬧去、（于吉唱）

（本齣未完）

任登之印

瓦紐登當作蓋

任曾之印

鼻紐

任寬之印

瓦紐

任賢之印

瓦紐